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十七

南菁書院

禮經通論

仁和邵懿辰位西著

論禮十七篇當從大戴之次本無闕佚

漢初魯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五傳至戴德戴聖分爲大戴小戴之學皆不言其有闕也言僅存十七篇者後人據漢藝文志及劉歆七略因多逸禮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蒼二戴慶普不以十七篇爲不全者非專已而守殘也彼有所取證證之所附之記焉耳冠義昏義諸記本以釋經爲儀禮之傳先儒無異說觀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故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有射

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而無一篇之義出乎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證之禮運禮運凡兩舉八者以語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鄉譌爲射御耳一則曰達於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貨力辭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非貨財強力不能舉其事非文辭揖讓不能達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養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經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天下之人盡於此矣天下之事亦盡於此矣而其證之尤爲明確而可指者適合於

大戴十七篇之次序按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
喪禮四既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
徹九鄉飲酒禮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
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
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
五十六篇朝聘也而喪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爲
雜亂冠昏相見而後繼以鄉射四篇忽繼以士虞及喪服又繼
以特牲少牢有司復繼以士喪既夕而後以聘禮公食覲禮終
焉今鄭賈注疏所用劉向別錄次序則以喪祭六篇居末而喪
服一篇移在士喪之前似依吉凶人神爲次蓋向見記云吉凶
異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尙尊喪事尙親遂以冠昏射鄉朝

聘十篇爲吉禮居先而喪祭七篇爲凶禮居後焉較小戴稍有條理而要丕若大戴之次合乎禮運疑自高堂生后蒼以來而聖門相傳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儀禮所謂經禮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時卽禮文廢闕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漢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爲定禮樂者獨取此十七篇以爲教配六藝而垂萬世則正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爲天下之達禮耳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之云者言凡人所當執守也安溪先生有四際八編之目曰四際八編者何冠昏也喪祭也鄉射也朝聘也易曰有天地萬物而後有男女夫婦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錯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有冠昏而夫婦別矣有喪祭而父子親矣有鄉射而長幼
序矣有朝聘而君臣嚴矣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
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
蓋不可以一日廢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綱維五典根極五性
通四時合五行本於陰陽而順乎天命有冠昏而夫婦別夫婦
別然後智可求也有喪祭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仁可守也有
鄉射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禮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嚴君臣
嚴而後義可正也先王之禮哀樂之情無不中慘舒之節無不
得故紀綱人道之始終而天地和平四靈畢至學者學此者也
灑埽應對而非粗也盡性至命而非遠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
終之皆以明人倫也安溪之說略本小戴之經解大戴之盛德

而其編未成引而不發待後人疏通證明焉懿辰初不習乎禮
經偶因讀禮運識御鄉一字之誤因據孔子之言證以經解盛
德及十七篇大戴之次有會於四際八編之說竊自幸爲天牖
其衷是乃二千年儒先未發之覆也昔朱子晚年志修禮書爲
儀禮經傳通解略仿劉錄鄭注十七篇之次取戴記各篇以附
之自分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五類而喪祭二者以屬
門人別編附於末焉然割裂經傳創立子目不能盡饜學者之
心而垂爲定論莊子云語道必於其序則其序之未能愜當爲
不合聖人定禮之本意也今以大戴之次安溪之說合之禮運
仲尼所撮舉之言昏義孔門所特標之目推於五性五倫無不
合者則冠昏喪祭家禮也射鄉鄉禮也朝聘邦國王朝之禮也

而士相見則學禮亦寓焉於朱子之例亦無不合自一身一家推而一鄉一國以達於天下小大微著近遠卑高之序固當如此而冠昏喪祭則文中子所謂四禮也併鄉相見則王制所謂六禮也又合諸鄉射朝聘燕食則大戴本命篇所謂九禮也冠昏舉士而言男子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固未爲大夫也公冠及天子諸侯昏禮非天下之達禮故可不詳士喪欲其總總之意與易甯戚焉而祭則士大夫有田祿者所爲禮不下庶人士亦有無田不祭者天子諸侯之內祭外祭極繁非可以下達也鄉射二禮則當世通行論語載鄉人飲酒射義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史記言孔子沒後諸儒習鄉飲大射禮於孔子冢上漢代亦通行焉朝聘二者行之邦國王朝而士大夫爲擯爲介與

有事焉亦夫人所當知而君臣之義所以達於天下也至於諸侯相朝及宗遇會同文繁不一亦視此以爲等殺耳故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由五常五典發而爲五品五教固禮之根源至極也而始於冠本於昏則男女有別而智端焉由是重乎喪祭則父子有親而仁篤焉和於鄉射則長幼有序而禮達焉尊於朝聘則君臣有義而義行焉又以智仁禮義爲次者論語屢言智仁智仁合則天地成貞下起元故冠昏皆爲成人之始所以著代嗣親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然則冠昏居北方而主冬喪祭居東方而主春鄉射居南方而主夏朝聘居西方而主秋而今鄭注十七篇之目則似以冠昏生育而爲春鄉射嘉會而爲夏朝聘肅斂而爲秋喪祭閉洫而爲冬四時五行之

序別有義亦可通焉而冠昏喪祭四者析而言之又未嘗不可分配四序也禮運旣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爲禮之八經又以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爲人之十義而不言其禮義之相屬也經解盛德則皆以昏統冠以鄉統射以昏姻之禮屬夫婦以喪祭之禮屬父子以鄉飲酒之禮屬長幼以聘覲之禮屬君臣而後義爲禮之本禮爲義之實其說大明辟於其義在擴而充之禮以義起在講而協之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於是天敘之典天秩之禮合而爲一四際八類五倫十義各相膠附而不可離獨遺朋友之交者士相見爲在下之朋友食燕爲在上之朋友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馬非馬不走人非人不濟禮尙往來禮無不答十七篇無不具賓主

者禮之於賓主有性焉無賓主是無禮也君子之所不可及其
惟人之所不見而本在慎獨者所以密其內心君子之所爲無
不可與天下人共見而事在樂羣者所以飭其外行存誠主敬
積而成德行威儀揖讓化而成風俗禮非一人行之而必有相
與行之者所以朋友之交橫貫乎達道之中而師無當於五服
五服弗得不親也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
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
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
變革者也所謂可得變革者周官是也不可得變革者禮經是
也冠昏所以別男女也喪祭所以親親也射鄉所以長長也朝
聘所以尊尊也而喪服一篇兼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賅上

治下治旁治并及族黨異姓之親而人治之大無不舉矣故曰
禮經紀人倫而長於行十六篇以紀人倫也喪服以經人倫也
要自一人之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禮之序者必四際
八類分播順撫而後合焉然徒觀十七篇四際八類之閒猶未
能周密而詳盡也必以分記總記分義通義如大小戴記各篇
埤附於其中彌縫於其隙而後義類浹洽理道章明本末精粗
無乎不備疑二戴本引記以解經也後儒每患十七篇闕略而
不全二戴八十五篇雜亂而無序誠取鄙說揆之則本經十七
篇固未嘗不完而八十五篇各有所可附亦不至凌雜而失統
矣

論孔子定禮樂

孔子贊易修春秋刪詩書夫人而知之也獨定禮樂則茫然不得其確據昔者先王之教詩書禮樂四者而已所謂敦世子及敦士分春夏秋冬夏四時者也詩書專乎誦習禮樂兼乎服習詩書文字之爲也禮樂器數之爲也然詩書積久而繁猥不能不有待聖人之刪禮壞樂崩而淫樂慝禮生焉不能不有待聖人之定易本卜筮之書春秋一國之史韓宣子謂皆周禮孔子晚年爲十翼以贊之加筆削以修之於是合爲六藝然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易春秋意之也詩書口之也禮樂身之也樂本無經寓乎詩與禮之中其體在詩其用在禮名六藝實止五經以持萬世而官天地皆以聖人之心合天地之心天地閉則經道滅經不可見則天地幾乎息矣故心與經互相明者

也經與世互相持者也經禮三百而取十七篇何也以爲標準也亦救文從質之意也禮本非一時一世而成積久服習漸次修整而後臻於大備苟皇周浹而曲得其次序大體固周公爲之也其愈久而增多則非盡周公爲之也夫形名器數久而無不敝者惟道爲可久道存乎形器之中固如鬼神體物無所往而不在多不爲增少不爲減全不溢而偏不遺也故酌取此十七篇特舉夫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與天下講信修睦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四際立八類具而聖人之道固行乎形器之中矣即使形器不存而道亦存乎文字之中矣且人之心量無窮而記誦限於其氣質約而易操則著心尤固是故春秋萬七千言易二萬四千餘言書二萬五

千餘言詩三萬九千餘言十七篇之禮經五萬六千餘言合十六萬餘言勢不可以再多多則不能常存而不滅也故禮在當時道器尚不相離至於後世文字存焉耳然則獨其道存焉耳有所以爲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而道豈有遺焉者乎而尚存乎見少乎此聖人定十七篇爲禮經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執所讀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雖秉禮之宗國有不能備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出禮書而哀公使孺子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羔執雁尚不能知則魯無士相見禮孔子周流列國就老聃長宏識大識小之徒而訪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勢不能傳而致之盡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繁多而終歸於廢墜不如擇其簡要

而可垂諸永久也此禮經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
六篇而定爲十七篇舉要推類而盡其餘者非至當不易之理
歟

論樂本無經

樂本無經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爲樂心聲
爲樂體夫聲之鏗鏘鼓舞不可以言傳也可以言傳則如制氏
等之琴調曲譜而已石林葉氏以來言之悉矣樂之原在詩三
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不言樂也夫大夫而聲樂皆具非禮也
晉魏絳受賜始備金石宮縣軒縣判縣特縣各有等殺而學者
之學樂及舞必於其官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大師籥師及